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七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江水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衝齧詔守備鎮遠侯顧寰祭江神 明世宗實錄

嘉靖三十九年江水漲至三山門秦淮居民水深數尺 江南通志

是年湖廣江隄決　按湖廣境達八省凡秦關巴蜀中原貴竹嶺右諸水俱注之導為三江豬為七澤即禹貢江漢九江沱潛雲夢之故區也江發岷山抵巴東入荊襄流至岳陽與洞庭水合其受決害者惟荊州一郡為甚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水合其受決害者鄖襄安漢四郡而襄安為尤甚九江是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諸水合流入洞庭湖沿匯八百里經岳陽樓西南出湖口與江流合其

受決害者常武岳陽二郡也三水總會于武昌其江身始潤直注而東以故武昌蘄黄之境無大水害大較隄防多在襄安常武荆岳間盖古七澤正其地也漢唐以來代苦水患至宋為荆南留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畆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之地漸湮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防亦漸潰塌明嘉靖庚申歲三江水汎異常沿江諸郡縣蕩没殆盡舊隄防存者十無二三而後來有司雖建議

脩築然旋築旋圮盖民私其力而財用羸絀之勢異也　又案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今澧州巴陵正澧與九江東陵故地也江水方出三峽口如建瓴勢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溯夔陵而上山阜夾岍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中間郡縣兩岍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

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為隄南岸自松滋至城陵磯隄凡長亘六百餘里北岸自當陽至茅埠隄凡長亘七百餘里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江陵之龍灣市監利之分鹽所公安石首澧州安鄉之四水口嘉魚之簰洲東江腦俱為盜賊藪盖以防隄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故也自元大德間決公安竹林港又決石首陳甕港守

土官每議築隄竟無成績始為開穴口之計按江陵舊路有九穴十三口其所可開者惟郝穴赤剝楊林采穴調弦小岳六處餘皆湮塞迨明初六穴復湮其五故隄防不時泛決然未甚也惟嘉靖三十九年決後殆無虛歲而荆岳之間幾為巨澤矣　漢陽縣舊有襄陽口在漢口北岸十里許即古漢水正道漢水從黃金口入排沙口東北轉折環抱牯牛洲至鵝公口又西南轉北至郭師口對岍曰襄陽口約長四十

里然後下漢口明成化初于排沙口下郭師口上直通一道約長十里漢水徑從此下而古道遂淤且漢口雖為漢水瀉流之地但為江水洶湧横截其口流不能洩復逆折而上故太白新灘馬影蒲潭沌口刀環等湖易於泛溢而春夏水漲郡治常若浸没之患其障禦全藉大别一山故從來未設隄防　漢川縣東至漢陽南至沔陽西至景陵北至雲夢正當漢江下流故有長湖横湖觀湖龍車小松等湖以蓄水又

有城北南湖魚湖蓼湖西岡水洪等垸以禦水且漢江至此分流一由張池口經縣治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二水復合流出漢口故無大水患明嘉靖三十九年漢水大溢各垸隄俱潰而竹筒河衝塞五十里許其張池口江身又復淺狹以故水多壅滯於鍾祥景陵間而劉家隔之估船不得通於漢川民亦病之項年查勘上自河口中經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大約淤塞一千三百一十二丈工河口地勢稍低不便

受水改從沙臺寺前去舊口約數十丈許中排子口至東湖流水口舊河身甚曲新改直勢以順水性約直二百丈零下口吽子臺出風門又半淤計二百丈餘廵撫劉懿奏請贖鍰一萬餘兩募夫開濬親臨閱工乘流下上河勢大通自春二月興工至三月告成

按禹貢九江孔殷謂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會合滙為洞庭一湖是也今以郡縣志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

注之湖則有三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止沅發自牂牁經辰溪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新安海陽山至分水嶺分為二派一為灕水一為湘水至永州合瀟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林古克縣東流過武水口合焦溪如溪諸水經慈利石門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沅辰敘酉資共合流而滙為洞庭以為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

歲遭浸溺而隄防之設最宜急圖者也　岳州府城西岳陽樓一帶正臨洞庭湖春夏水漲波濤撼城勢甚可慮宋守滕宗諒築偃虹一隄障之迨明初隄漸崩洗城漸退縮後移城于岡阜至嘉靖三十九年以後岡阜半摧而懸城孤危岳陽樓亦將頽塌知府李時漸顧募夫役用辦磚石繕修城垣自岳陽樓而南凡二百六十餘丈城下築土隄以殺水勢其屬邑臨江常若水患者有四安鄉華容巴陵臨湘也但安鄉

四面皆水難以設隄臨湘半倚山城雖可捍禦然西北俱濵江水口又多勢難築隄巴陵隄防祗在江北諸里惟華容四十八垸之堤最為要害湖廣通志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江隄大決　江水之患全在荆州一郡夾岍南北凡六縣北岍則江陵監利隄凡四萬九千餘丈南岍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萬四千餘丈明嘉靖庚申歲洪水決隄無慮數十處而極為要害者枝江之百里洲松滋之朝英口江陵之

虎渡黄潭鎮公安之𤂲頭鋪艾家堰石首之藕池諸
隄衝塌深廣㝡難為力者也每歲有司隨築隨決迄
無成功至四十五年十月知府趙賢估議請築務期
堅厚自丙寅歷戊辰凡三冬六縣隄稍就緒始立隄
甲法每千丈隄老一人五百丈隄長一人百丈甲一
人夫十人江陵北岸總共隄長六十六人松滋公安
石首南岸總共隄長七十七人監利東西岸總共隄
長八十人夏秋守禦冬春修補歲以為常然荆州郡

治濵江郡西上六十里有萬城隄在當陽江陵之界嘉靖十一年一決直衝郡西城不浸者三版十二年有司挽築更築李家埠重隄護之二十九年又決此隄乃郡治之大要害也後江陵縣專為修理始得無虞　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今考漢江圖西自漢中流至漢陽大别山出漢口與江水合即漢水故道也水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峙江

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為湖渚復合流至乾鎮驛中分一由張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先年安襄一帶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之壑三流為之瀉也明正德以來潛沔湖渚漸淤為平陸上流口以壅滯嘉靖初年安陸石城故道改徙沿山灣二十六年决荆門沙洋鎮三十九年决紅廟隄四十五年决襄陽老龍隄宜城故道改徙䲨潼新河而

竹筒河復湮淺十餘里下流又日澀阻故水患多在荆襄安陸潛沔間矣　鄖陽府西北控扼秦豫東南接連荆襄四面皆叠山峻嶺屬邑半依山城獨郡治孤立川原之間正當水衝故上津竹山諸縣雖臨漢濵不必隄防其水患秖在郡治而禦水又以城為隄自古無大決害至明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初九日衝決東南門外土隄城半傾塌民多漂浸　襄陽古有大隄曲是隄防之設自商周巳然矣漢壽亭侯決水

灌樊城是漢水為襄樊患最切要害明初水流故道不復為災故大隄漸塌民多侵為已業而有司並無築隄慮嘉靖四十五年洪水四溢郡治及各州縣城俱潰民漂流以數萬計郡西老龍隄一決直衝城南而東故郡治之患為尤甚副使金世龍泰塗徐學謨先後條議估修踰二年工成薈蕞云按唐書神龍元年漢水齧城張柬之罷政事還襄州因壘為隄以遏湍怒自是郡置防禦守隄使隄在縣東北樂府有大隄曲謂此也

江之故道逼近安陸府治石城而下明嘉靖初從新洪

遶沿山灣東去城彌遠水患日深考其故在豐樂則舊有九龍灘龍伬港桐木嶺金花尉斗等湖之分洩至石城則舊有城北湖池河段家等河之注蓄後皆淤平軍民官莊爭墾為業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汎固一郡水患之源也屬邑大半濵江而受害甚者北岍則鍾祥京山景陵之紅廟南岍則荆門潛江沔陽之沙陽也湖廣通志

讀于淮陰試院以黄河利害相質問　𦬆蕺云項晤家魚山侍魚山曰予知黄河之害而不知長江之害為尤甚也予前使楚見濵江州縣受江水之齧岸者小民深以

為若惜予史志不能悉載閒湖廣通志隄防考畧獨言嘉靖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之事爲詳爲備錄于此

是年漢水溢樊城城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甎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于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 禹貢錐指

明穆宗隆慶二年四月辛巳湖廣撫按官劉慤等言承天府元祐宮故玄妙觀也自陶仲文請易今名以爲祝延聖壽之所而高士劉永德因奏乞供養之田歲入千七百餘金又比顯陵興邸例使有司季爲估修撫按

歲為奏報借擬不經無過於此請追奪入官徵其租以供漢江築隄之費戶部覆奏報可明穆宗實錄

明穆宗隆慶三年四月辛卯巡撫湖廣都御史劉慤請開竹筒河以洩漢江之勢工部覆議從之明穆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二年三月辛丑工部覆河道侍郎萬恭題瓜洲花園港等處原設建閘蓋俾江南糧運可以直達免

闕

之費也自隆慶六年花園港豬市上下閘成迄今二載糧艘無滯省民間不貲之費但工閘重建方畢

而下閘衝齧又壞合行河道侍郎將瓜洲應改下閘及詹家洲應建中閘作速興舉并議運河揚子橋亦于明年接續修建以收全功其江商應該協助修閘銀兩嚴行追解濟用從之　四月乙巳湖廣撫按趙賢李栻題築荊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工費重大錢糧不敷已將德安倉糧銀并各王府減存備用祿銀接濟户部覆如議行　辛酉户部覆工部咨稱湖廣撫按趙賢等題湖省當江漢之委荊州承

天等處頻遭水患其民恃隄為命而隄所恃以固者惟穴口分洩之力祇因舊穴湮塞以致水勢横決今議開荆州采穴新衝二口承天泗港謝家灣各穴口以殺水勢前此節經撫按奏修隄塍請銀一萬五千餘兩水患如故合將庫貯德安倉糧銀并減存備用各禄銀三千二百二十二兩未完廣阜倉銀五千三百三十一兩五錢准令支用以後年分徵解濟邊不許一槩混用從之

九月癸酉湖廣荆岳等府松滋等縣老垸隄新築不

堅水勢異常撫臣趙賢請將公安石首等處五縣南兊二糧照例改折內公安等縣仍與安鄉縣蠲免存留多方賑濟及將衝決前隄仍令原管官戴罪修築部覆報可明神宗實錄

是年通泰等州縣風雨異常江潮漂沒人民無數揚州府志

萬歷四年三月都江堰功成陳文燭記略云灌縣都江堰蓋江之會云禹導江自岷山西入大渡河南過

於汶歷于灌堰在江中流為二有南河者會新津有寶瓶口者流為三至于漢至于崇寧至于華陽故稱灌口堰外低而寛堰内髙而狹水勢也作堰灌田始于秦李氷司馬遷著河渠書瞻蜀之岷山大李公之功且云渠可舟行民饗其利蜀人廟祀馬漢唐以及宋元堰法漸壞至元間僉事吉當普鑄鐵龜民利之昭代以來屢脩屢圮嘉靖間復鑄鐵牛銘曰問堰口準牛首問堰底尋牛趾堰隄廣狹順牛尾水没角端

諸堰豐須稱高低脩減水真名言云萬歷乙亥江大溢堰盡壞成都知府徐元氣灌縣知縣蕭竒熊列狀脩復廵撫都御史曽公羅公慨然允行後先軫念廵按御史郭公慮益深長增以鐵柱命尋牛趾而濬之自堰以下如仙女三泊洞寶瓶五陡口虎頭諸岸間植三十二柱每柱長丈餘共用鐵三萬餘斤又樹柱以石護岍以江水遇重則力分安流則堰固大都倣古云水利僉事杜公詩悉心區畫始萬歷三年十一

月越四年三月工成費金三萬灌溉千里民咸歌頌

是年修桑落洲隄萬衣記略云予郡德化縣桑落洲之有隄也有司者奉廵撫都御史烏程潘公名季馴封郭隄而築也隄延亘七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強才五閱月而告成當其告成之時都御史言曰往予在江郡視若州土田黒壤沙磧雜壤中江水溢輒善潰刱新舊鮮實欲速唯難而可以為成予復命按察

僉事劉公來視按察故懇懇民瘼者即巒行隄上鎮日終日不為輟審隄虛實狀檄九江知府李君規畫方略同知宋君專領其事率其民卒增高若干尺廣稱是又沿隄種柳無慮數十萬以護之江之所趨則佈樁捲埽以防外衝水之所聚則開渠導引以避內漲分隄而守則德化湖口黃梅宿松四縣之民南昌九江蘄州三屯之卒畫疆勒石限地以責其成不閱月而績奏

西江志　按入蜀記江自湖口分一支為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

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里也南唐為奉化軍節度今為定江軍所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赬者也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姑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

德化縣今為九江府治府東六十里曰湖口縣又東一百里曰彭澤縣通志小孤山在彭澤縣十里大江中一名髻山取其形如髻也江側有澎浪磯俗訛云彭郎磯遂叫為小姑塔廟像婦飾而敕額為聖母云

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蠡洪濤中屹然獨峙唐顧況詩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

是年巡撫江西先在九江見德化桑落洲隄崩不及

修至是發廩捐築四十餘里視封郭三倍有餘遂成沃壤宮保尚書潘季馴傳　季馴由嘉靖庚戌進士為九江府推官不及築隄越二十七年始克成之

萬厯十年漢水溢壞興安州城公私廬舍皆盡溺死者數千人湖廣通志

明神宗萬厯十一年四月甲戌承天府大雨江水暴漲入城漂沒官民廬舍溺死人畜無筭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厯十三年二月丁未淮安揚州廬州及應天

上元江寧江浦六合俱江濤沸騰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庚申直隸應太等府自五月以來霪雨連綿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餘田廬没為巨浸七月中颶風大作漲漫滋甚壞數百里之地一望成湖太平地勢最低被禍更烈詔被災地方錢糧停免有差明神宗實錄

萬歷十九年江陵黄灘堤決二十一年道遥堤潰並見後

萬歷二十一年修紫陽堤吳國倫記略云南康南城當彭蠡湖一面湖受章貢弋三江之水而成巨浸徧

貢所謂滙澤為彭蠡是也揚瀾左蠡懸流而下稱江湖極險南康以斗城扼之能保無陵谷之虞乎宋淳熙間水勢漸廹城西時朱元晦為太守大治隄以障之至今號紫陽隄不朽邇年水勢徙而漸南南城人患之以告太守田公公鳩工伐石聚傭操畚鍤距城半里許累為長隄由大南門逶文昌閣黄婆磯以下延袤可千餘尺廣可二十尺未數月隄成公名琯字希舜閩之大田人起家進士 西江志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六月丙子南京守備太監劉朝用報江潮水災乞行賑濟得旨留都重地水災異常百姓漂沒合行修省賑濟事宜令該部議　乙卯南京科道内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稱地方霪雨連綿江潮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府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大學士朱賡等請速議蠲賑并乞罷免以塞其災　明神宗實錄

是年湖廣常德府江隄決　按郡治與武陵龍陽二

縣地皆濵江歴來歲遭水害南齊永明十六年沅江諸水暴至常德没城五尺宋淳熙十六年没城一丈五尺漂民廬舍後唐沈如常砌二石櫃以殺水勢得保城垣元延祐六年郡監㕘薩于府學前又砌石櫃一座髙二丈餘益加保固明嘉靖元年大水決隄十二年江漲幾欲衝城隆慶五年萬歴三十六年皆大水頻遭渰没頃年修築民始有寧居湖廣通志

萬歴四十一年築封郭洲隄葛寅亮記略云封郭洲

者在江北其隄綿亘三十里先是萬歷三年督撫楊公觀察魏公始築外隄易沮洳為場圃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建石閘以備隄内之蓄洩歲癸丑淫雨大浸稽天泊所築外隄潰其七口新建石閘亦崩圮十之三乃悉發贖鍰及稅募夫培築以癸丑年十月闕日始事告成闕月闕日取決七口咸復其故隄長三千八百丈有竒悉培而髙廣之西江志

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七月乙未時江西報水忽漲民

居蕩析浮屍蔽江湖廣亦報水怪災發 明神宗實錄

崇禎五年十月丁丑兵科署科事給事中劉安行上言臣鄉襄陽大水為災工自漢口下及武昌瀕江一帶俱遭淹溺 崇禎長編

崇禎七年二月巳巳錦衣衛郤之有請移公安縣治於城南四十里祝家岡以避水患帝令撫按看議以聞 崇禎長編

是年夏江水暴溢溺死老幼無算 儀真縣志

崇禎十三年七月乙巳兵科給事中宣國柱疏言安慶一府屏蔽陪京壤連楚豫頻年遭冦焚殺蹂躪民之流徙四方者又不知幾何矣近雖安集招徠瘡痍稍甦不料四五月間霪霖不止江水暴漲濱江田禾俱成巨浸即高田之不被沒者傷於多雨亦復萎敗成秕以故米價騰貴小民併日一飡或枵腹待斃菜色鳩形觸目堪涕夫水患泛溢江南江北所同而至兵燹之餘復遭水荼毒則安慶所獨臣仰體皇上救

民水火之仁不敢不為吁籲伏乞皇上亟救撫按實核被災分數作何蠲賑災民幸甚帝命該撫按察奏

崇禎長編

揚州以南瓜儀並通漕江西湖廣上江之舟並由大江入黃泥灘過儀真通江閘以溯揚淮所謂江漕也洪武中餉漕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

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脩治江隄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黄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築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

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潮啓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與常州孟瀆河斜對江船由此可免瓜洲盤壩之累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尋稍淤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白塔河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

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財木其港盡淤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復浚東港及是漕舟盡由之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成化中定白塔河三年一浚視瓜儀例正德二年復浚白塔河及江口四閘自鎮江裏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度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明史稿

行水金鑑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八十至八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徳熺

行水金鑑卷八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江水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庚寅江水大漲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江水決于萬城湖廣通志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甲午江水決於沙洋之下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江水決於周尹店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郝穴隄潰洚洞滔天飢饉遍於巢窟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五月郝穴江隄潰　湖廣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　辛酉壬戌　江隄連潰漢水並溢　胡在恪江陵隄防議曰江出岷山漢自嶓冢摐萬川以東注而荆州正當其衝稱澤國焉蓋江水在瞿塘灩澦間為諸山所束屹崒盤礴雷响而電

激既出峽口始得展逸勢以前驅夏秋一漲頃刻千里而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迴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迸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荆州夾江南北諸縣縣各沿岸為隄以禦水勢由來久矣江北之隄自當陽以下之逍遥萬城以至監利不下四百餘里而江陵之黄灘隄在縣東南二十餘里一決則江陵潛江監利沔陽荆門皆為魚鼈葢古所謂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者

以東至沙市有砥突出大江數十丈捍蔽江水水為之稍紆抱而黄灘之怒差殺其後蕩焉無存而水之向黄灘者駭崩浪而相礮矣稽古大禹洒沉澹災以奠高山大川而自漢晉以曁有明南郡大水荆州大水史不勝書嘉靖二十六年沙洋隄決以後水災殆無虛歲萬歷十九年江陵黄灘隄決民之溺死者無算二十一年癸巳道遥隄旋潰距今九十餘載　國朝庚寅年江水大漲時幸瓦全嗣後癸巳夏江水決于

萬城郡城東數百里茫然巨浸户徧逃亡矣癸卯秋
江水決于周尹店逮丙辰之五月麥秋方至而郝穴
之江堤潰矣犬哭烏散鳩面鵠形眞繪圖所難盡者
展轉數年流移略集而辛酉七月黄灘條決一望直
溟渤尾閭耳人自為築功爰告成壬戌六月江隄復
決漢水並溢所謂隄防者衝盪漂流於斯為盡湖廣
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二月日總河王光裕會同

江督傅總漕董疏稱應仍挑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
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
日後或有淤阻聽河臣酌量挑濬奉
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
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　部議據該督疏稱新河口
之北新洲可否挑挖成河難以預必即挑成之後果
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艘皆由瓜洲一閘經行
未見阻滯其儀真挑河脩閘俱應暫停飭令量為脩

葺等因臣部以各省糧船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

頂阻守候以致遲悞亦未可定請

敕總河總漕江督會同確勘定議具題等因題覆奉

旨儀真河閘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

督漕運總督詳閲定議具奏　臣部以應如該督等所

題交與總河確估具題題覆應准其開銷題覆奉

旨依議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日總河于成龍題請

將瓜洲儀真河道閘座事務就近改交江防同知專管 疏詳運河部議覆奉

旨依議 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三月日總河趙世顯奏稱瓜洲河道乃糧艘經由要區關係綦重荷蒙

聖明洞悉機宜

睿慮精詳脩建頭四兩閘蓄水濟運甚有裨益伏查瓜洲自四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二百九十七丈綂名花

圍港渡江船隻賴以屯泊上年六月內江流北徙將
四閘之下運河南岍花園港地方淤蘆田畝中間坍
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總漕施移商臣恐糧艘
遲滯令將瓜洲逩城河閘壩行漕重運糧船已於三
月初九日盡數過完臣慮非經久之計率領道府廳
縣河官細加看議相度現今情形應於四閘之旁運
河北岍挑挖月河一道以為屯船之地此議挑月河
江防同知胡璉情願捐俸挑挖以備屯船倘來年江

流北徙逼近四閘則預將四閘石塊錠鋦拆起存貯臨期細勘另行酌議其瓜洲逵城河逼近城垣護崖埽工不敢議動錢糧江都縣知縣李蘇情願捐備加謹保護再照瓜洲之息浪庵前石馬頭已坍塌去十分之六廟宇因坍塌逼近拆去兩層拆後地遂坍塌葢因江潮浪湧大溜北趨所致會同總漕施世綸具題著令阿達哈哈番張杓賫奏　閏三月十一日奏

事雙全等傳

旨此事甚屬緊要著大學士帶領張杓當面具奏　本

日大學士松柱帶領阿達哈哈番張杓面奏奉

旨據趙世顯奏稱花園港地方及息浪庵前石工馬頭俱被江水衝坍屯船之處狹窄風浪可虞題請挑挖月河等因乃伊慮及河工之意朕以普天之下生民為念無處不預為籌畫倘江水日漸北流衝刷不已則瓜洲城垣必致危險其荆州杭州等處俱有護城隄岍瓜洲地方修建護城隄工作何保護不致危險庶瓜洲一帶

地方始得完固齎奏張杓為人明白著九卿向伊問明詳加確議具奏　會議查該督既稱江口花園港地方向來渡江糧艘輙以停泊因上年六月内江流北徙將花園港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多恐遲悞糧船將本年重運糧艘暫由逩城河行走又風浪驟作江口停泊不便請於四閘傍運河北岸挑挖月河預儲屯船等語應如所題速行挑挖并逩城河岍捐備埽工加謹保護至瓜洲城垣與息浪庵相去四十餘

文息浪庵已漸坍卸我

皇上軫念民生誠恐江流日漸汕刷逼近城垣應照荊

州杭州等處建築護城隄岍此誠

睿慮周詳

聖謨弘遠預為百萬生民籌畫萬全之至意也但護城

隄岍作何建築併築城之後作何保護不至危險臣

等因地方遼遠水勢靡常不能深悉難以懸議應行

總河會同江南督撫漕運總督作速親勘相度形勢

詳加確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具題奉
旨據趙世顯奏稱江溜北徙花園港地方被衝坍塌一
百二丈瓜洲息浪庵前石馬頭亦被汕刷坍塌等語倘
江流日漸北徙衝刷瓜洲城垣必致危險事關民生若
不預為籌畫脩堤保護斷乎不可著江南督撫總河總
漕速行親往詳加察勘作何脩隄保護城垣勿致危險
之處作速詳議一面動帑修築一面奏聞　督撫四院
親詣瓜洲察勘議于息浪庵門首建築護城隄埽工

長二百七丈護城石工長三百一丈花園港越埽長一百八十丈及開寛挑深渡軍橋起等處河道並設文武汛官河兵住工每年入歳搶脩案内修防奉旨依議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冬奉上諭岷山導江今江源所出之地番人名阿那是知岷山岷江古人即取土音京抄

江防廳所管臨江工段　一息浪庵前建築埽工長

二百七丈內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息浪庵彌勒殿自西山拐角起至馬頭東轉角止長十二丈又馬頭東轉角石墻長五丈二共長十七丈大觀樓西首起至息浪菴西山止沿江一帶築隄岍一道連越灣長一百五丈息浪庵東山石馬頭下首起至東土隄上首止沿江一帶築護城隄岍一道長八十五丈以上共長二百七丈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本年七月十五日完竣

一自花園港三官殿後起至四閘下劉家涵洞止

築護灘隄一道長一百八十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初十日興工六月十二日完竣一瓜洲城自北水關起至西北城拐角下首止建石工長三百一丈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一遶城河間段開挑寛深工長一千三十一丈内渡軍橋起至北水關止河長二百二十六丈北水關起至埽工迤南止河長三百二十五丈埽工頭南起至南關壩止河長二百四十丈南關壩起至基心橋止河長二百四十丈以上共長一千零三十一丈康熙五十五年

五月二十日興工本年九月二十日完竣

一花園港建築埽工長四百丈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興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完竣

一花園港建築越隄埽工一道長五百三十丈以作重門保障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興工本年十月三十日完竣

一江防廳捐挑瓜洲西門城西越河一道長二百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興工十二月十三日完竣

一瓜洲正人洲開挑引河二道內第一道長五百五丈第二道長五百二丈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興工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完竣

一花園港西丘家巷建築挑水壩二座并雁翅包

灘裏戧共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舊四閘西龍王廟建築護埽工長一百三十八丈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初六日興工本年十月十五日完竣江防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開武曲港萬承蒼記略云贛水逕南昌北流匯為彭蠡湖又北過湖口縣會湖漢九水入江瀦盛洩湍兩石鐘山扼之驚濤怒奔虹洞駭目我

國家置榷關於此縣城下故有虹橋港甚隘隆冬水涸

舟不可入夏漲僅椓百杙餘悉艤江滸每西南風作觸石抵巖或彼此互相擊撞檣折底脫人溺死無算皇上御極六十年洞悉九州水道別其平險南顧咨嗟歲丁酉大中丞白公潢持節江右陛辭諭及之公莅任一年案行闗所周覽形便得武曲港故址距下石鐘五里依山帶洲約可舶千舫沙礫壅陷厥流弗通爰具疏繪圖請捐俸錢濬治以利行舟得報可於是下令鳩工挽水鑿石堙者闢之障者

決之公以時臨視人懽功倍五閱月告成自江干至港口道以丈計袤九十有三廣八十二深二或倍之因港為塘袤如港口之數加七廣强半於袤深視港取中焉距江建軟埽左右各一以遏淤沙袤四十丈廣八丈高二丈許外加排樁衛之又酌捐歲修費使可恒守是役也費白金二萬六千兩有奇皆出公私庫中上無煩國帑下無妨民力迄工畢而所部不知其勞西江志湖𠲤小品云鄱陽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葢南有湖口稅關

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歳無虚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百艘一捲無跡矣議者欲于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儽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此明萬歷年間事改亭名賓吾鄉嘉善人作小品者爲程相國朱文肅公也事關地方大悲少有仁心者亟宜爲民請命乃爲異議所阻至百餘年後白公始毅然舉行之恩流汪濊湖漢九水間將名垂千古矣

江漢源流昔人言之詳矣而莫簡明於湖廣通志所載漢水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逕梁洋金房

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乗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流入于江江水云江出岷山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邉界十山以會之至敘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内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

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

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瓮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此言江漢之大凡也再就大清一統志稿本分省所紀隱括而合觀之更灼然矣陝西漢水源出寧羌州嶓冢山經沔縣褒城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石泉漢陰紫陽諸縣俱屬漢中府又經興安州洵陽縣白河縣亦屬漢中府而入湖廣鄖陽府界一名東漢水又有西漢水源出秦州屬鞏昌府西

南嶓冢山經西和縣成縣徽州（俱屬鞏昌府）合兩當水又徑略陽縣寧羌州（俱屬漢中府）而入四川之廣元縣界亦名嘉陵江四川岷江源出岷山（漢志江水出湔氐道徼外岷山元和志江源鎮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輿程記江源出松潘衛北二百二十里大分水嶺）南流經松潘衛（南至疊溪所界二百里）疊溪所（南至茂州界三十里）茂州（屬成都府）至灌縣（屬成都府）導流益多包絡於成都其正流徑崇慶州（屬成都府）眉州嘉定州（皆直隸州）又經敘州府瀘州（直隸州）又經重慶府涪州忠州（俱屬重慶府）又徑夔州府而入湖廣界亦

曰汶江亦曰都江亦曰外水其在州縣城邑間往往隨地立名而都江外水則岷江之通稱也通釋云自蜀而言大江之外其水有七曰綿水曰雒水曰湔水

漢志雒水出雒縣章山南至新都谷入湔又綿水出綿竹縣紫岩山南至新都北入雒又湔水出綿虒縣東南至江陽入江過郡二行千八百九十里是以湔水為經流也水經注洛水出洛縣南流至新都與綿水合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又南至江陽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是以雒水為經流兼有綿水之稱也今雒源出漢州什邡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南又東南徑漢州東又南合綿水其水出綿竹縣西北東南流經德陽縣東又東南徑漢州東而入雒雒水又南徑金堂縣東合湔水其水出大江自灌縣分

流東徑郫縣及新繁新都縣北漢州及金堂縣南而入雒雒水又南出金堂峽徑簡州東一名牛鞞水又名雁水又東南徑資陽縣東又東南經資縣南為資江又名珠江又東南徑内江縣西又東南徑富順縣東又東徑隆昌縣西南又東南至瀘州北入大江雒江之名隨境而更而中水為其通稱元和志謂之中江

曰涪水漢志涪水出剛氐道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今涪江出松潘衛東九十里小分水嶺東南流徑小河所北又東南徑龍安府南又東南徑江油縣東又南徑綿州西又東南徑潼川州東及射洪縣東又南徑蓬溪縣西遂寧縣東折而東徑合州南會嘉陵江又東南至重慶府北入大江

曰嘉陵水曰巴水曰渠水巴水源出陝西南鄭縣南之大巴陵南流入保寧府界徑南江縣及巴州東又東南至蓬州府達州西合渠江渠江出達州太平縣東北之萬頃池

西南流經東鄉縣及州南又西南經順慶府渠縣東又西南經廣安州南曰宕水亦曰洄水又西南至重慶府合州城東北而入于嘉陵江又東南入于大江七水合於江而江始大今按綿水潼水入雒而巴渠合為一水則大江之外為巨川者四而已矣其出于夷中入中國而附於江者又不與焉嘉陵江即古西漢水也水經注西漢水南流入嘉陵道為嘉陵水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界九域志始以故道川為嘉陵江在今漢中府鳳縣界二水至徽州合流南經寧羌州入四川界其流雖同其源則異自陝西寧羌州南流經廣元昭化二縣屬保寧府合白水又經劍州蒼溪縣又經府城西

又徑南部縣俱屬保寧府又徑蓬州屬順慶府順慶府城東又徑合州屬重慶府合渠江又合涪江又至重慶府城東北入大江亦曰閬水以流徑閬中也亦曰巴水以水流曲折也亦曰渝水王貽上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云棧中之水大約有四支茶坪以北衆水北流為清澗河入渭為一支茶坪以南衆水西流至階州西和成白水江為一支鳳縣以北斜谷大散嘉陵諸水西流由徽州兩當界成嘉陵江為一支紫闗以南青羊水西南流至武闗北褒水從東來注之合流至武闗石溝水從西來注之合流至馬道驛樊水從西來注之又南合青橋沙河諸水以入漢江其大較如此蜀又有瀘水大渡河亦入大江瀘水即古若水漢志

若水出旄牛徼外南至大莋入繩又繩水出遂久徼外東至僰道入江行千四百里水經注若水與繩水合亦通謂之繩水又經越巂馬湖縣為馬湖江又東北至朱提為瀘江水又曰永昌有瀾滄水即瀘水也今瀘水亦名打衝河自寧番衛西徼外東南流經建昌衛西鹽井衛東又東南經會川衛西南與雲南金沙江合又東經東川土府西折而東北經烏蒙土府西北又東北經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而北入岷江　大渡河即古涐水漢志涐水出汶江道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說文作涐水唐時始謂之大渡河岸皋拒吐番李德裕拒南詔皆經營于此今水自茂州徼外南流經黎大所西折而東經所南又東經建昌衛北又東經嘉定州峩眉縣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入大江

湖廣江水自四川巫山縣流入界經巴東縣歸州俱屬荊州府歷

華容縣屬岳州府至岳州府北又經臨湘縣屬岳州府嘉魚縣屬武昌府又北至漢陽府城東武昌府城西而會於漢水復北折而東歷武昌府北東南歷廣濟黄梅二縣屬黄州府南而東入江南宿松縣界江之南岸則江西德化縣界矣漢水自陜西白河縣流入界經鄖陽府城南至襄陽府城北折而東南又南經安陸縣屬德安府西荆門州屬安陸府東復東南至漢陽府城東北大别山下會于大江又有沮水入于大江又湘水沅水並入洞庭

湖 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景山東南流徑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徑荆州府夷陵州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荆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合于南漳縣境東南徑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沮水合流達縣南之沱江至荆州府枝江縣而入于大江湘水自廣西全州東北流入界經永州府東安縣南至府城西南引而北會瀟水謂之瀟湘又徑衡州府城南引而東北有蒸水會焉謂之蒸湘又北流過湘潭縣西至長沙府城西環城而下過湘陰縣西又北而達青草湖注于洞庭湖沅水源自貴州鎮遠府會舞川之流至辰州府沅州界而益大因名沅江徑州城及黔陽縣城南又東接靖州會同縣西界東北流徑辰溪縣北瀘溪縣南又過辰州府城南東北至常德府桃源縣南又東逕常德府城南龍陽縣北至沅江縣之西注于洞庭湖今辰州以西五溪之水皆附沅水而達洞庭澬水出靖州綏寧縣東南唐糾山東北流徑寶慶

府武岡州北又徑府城北部水會焉或謂之部江北流至新化縣東而至長沙府安化縣境徑縣西又東北出益陽縣南寧鄉縣北而入常德府沅江縣西南境注于洞庭湖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里湖之南為青草湖北去巴陵縣七十九里南去長沙府湘陰縣百里周廻二百六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瀰望水溢則混合洞庭之西為赤沙湖東去巴陵縣一百里西北去常德府龍陽縣三十里周廻一百七十里夏秋水泛亦與洞庭為一洞庭南連青草西吞赤沙名三湖亦名巴丘湖　湧幢小品云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人云江自嘉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于字書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水流沙上曰瀨水出尾下曰瀵回流旋轉曰漩石積水淺曰磧水疾崖傾曰碥灘磧相湊曰湫水如轉轂曰漕水漫不流曰

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江西大江自湖廣興國州流來橫亘於九江府北廣二十里東流百二十里經尋陽驛又百七十里入江南望江縣徑雷港驛亦名潯陽江也贑水因章貢二水合流而名自贑州府城北會流北注一名南江徑吉安臨江二府過豐城縣西北至南昌府城西繞城而流東北入于鄱陽湖北出湖口縣西注於大江鄱陽湖即彭蠡湖在南昌府東北百五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

府東南九十里周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江南大江自江西彭澤縣流入宿松縣界（屬安慶府）下流過江寧府城北又東至通州東入海東西橫亘幾二千里若貴州之烏江雲南之金沙江其流亦入大江（烏江在貴陽府北二百里出水西境內與四川遵義府分界其渡處有烏江關東北流徑平越府餘慶縣又甕安縣西又北經石阡府西又北入思南府徑府西北流入四川重慶府彭水縣界而為涪陵江徑縣南又東北徑武隆縣治南復折而西北徑涪州城東而入于大江金沙江源出麗江府西西北旄牛徼外下流至四川敘州府東南注于大江詳見黑水）竊按一統志稿所載江南江西大江

失之太簡崑山鄭若曾作江防圖考自江西九江起至江南鎮江揚州沿江信地頗有里數可稽為摘錄之江西則有南湖信地南岸上自九江府下巢湖起下至馬當止計三百二十五里北岸上自湖廣龍坪鎮起下至沙角灣止計二百四十里江南則有安慶信地南岸池州北岸安慶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計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滴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荻港信地南岸池州太平北岸安慶廬州南岸上自池口

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遊兵信地（南岸太平江寧鎮江北岸和州江寧）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黄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儀真信地（南岸總截後岸江寧揚州北）北岸上自瓜埠黄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瓜洲信地（南岸總截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三江口信地（南岸總截後北岸揚州）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

計一百四十里圌山信地南岸鎮江常州蘇州南岍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以上八營信地沿江共計一千五百餘里江南省城去句容九十里句容抵龍潭抵斜溝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限隔唯斜溝龍潭二處船隻由此出入故黄天蕩為賊淵藪而龍潭斜溝則津要之地也揚州府信地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面四十里自青山起至羅漢洲止江面八十里中間青山為黄天蕩最要自下江口起至窑港

止江面四十里自窑港起至何家港止江面缺里自羅漢洲起至舊江口止江面八里自舊江口起至蔣八港止江面十里自蔣八港起至深港止江面十里自深港起至穿心港止江面六十里三江會口上至瓜洲鎮下至廟港止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儀險要之最自穿心港起至急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自急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圌山兀處江邊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江寧之門户也鎮江府

東西二馬頭皆濵大江逼近城郭亦為要地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冦南至圌山安港以防海賊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至瓜洲鎮一百三十里東至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圌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頗窄水流湍急最為險要瓜洲鎮係江都地方南濵大江東至沙河港二十里西至花園港七里北至揚州府城四十五里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建有甎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糧運由此過焉花園港係江都

地方東至瓜洲鎮七里西至何家港十五里商船多於此住泊何家港係儀真地方東至花園港十五里西至舊江口十里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何家港十里西至下江口六十里與江心新洲相對下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舊江口十里西至青山觜三十里與江心天寧洲相對其洲接連何家港為江洋要害儀真縣城東至瓜洲鎮四十里西至六合縣六十里東北至揚州府七十里南濵大江貨財輳集漕運糧

船由此過焉上江口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約一里去下江口不遠青山嘴係儀真地方東至下江口三十里西至東溝二十里東溝係儀真六合二縣交界正當黄天蕩大江之中險要尤甚此皆沿江一帶設兵防守之處雖無預於河工亦以見王公設險之至意也小谷口脊蔵

行水金鑑卷八十

行水金鑑卷八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濟水 古文作泲然說文從水從齊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從水從𠂠注云兖州之泲當作泲但自來相傳不敢改易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禹貢 釋文沇音兖又以轉反

泉源為沇流去為濟 孔氏傳

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

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孔氏

疏　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内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縣入濟源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武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黄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温城故城在今懷慶府温縣西南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水經

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

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員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别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沇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

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即沇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絺(注訛作稀)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於湨(音鵙)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于湨梁梁水堤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又東逕鍾繇隝北又東南塗溝水注之又東北

逕汲縣故城北又東南流天漿水淵水注之又東南流右會同水又南注於河也酈注共山在濟源縣北十二里原城在縣西北十五里今名原鄉括地志云沇水出王屋山頂崖下石泉渟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二里平地其源重發而東南流按故原城在濟源縣西北二里今濟瀆廟西龍潭東北有其遺址漢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志趙州贊皇縣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別是一濟水應劭以為四瀆誤也元和志濟水在濟源縣東北三里有二源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皆緣以周牆李濂遊濟瀆記云濟瀆廟後有池是為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池西有石橋橋西為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濟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於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濟西源辨曰濟水

二源舊志唯以廟𢎞石橋為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為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遂分東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為池之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舊稱為龍潭時出時沒不關水旱下流經濟廟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為濟之西源無疑也絺城在今河内縣西南元和志濟水經河内縣西南去縣三十里

又東至温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水經

濟水於温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温縣故城西歴虢公臺西皇覽曰温城南有虢公臺基趾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濟水故瀆于温城西北東南出逕温城北

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在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酈注屈從縣東南流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水經

墳城在今溫縣東黄河在溫縣南與河南府鞏縣分水鞏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里

按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者蓋禹迹也河水注云成皐大伾山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

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温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沁水篇云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爲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又東逕隰城北殷城西而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爲泲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泲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泲渠沙溝當在今武陟縣界也正與此相發明

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温縣入河則南直鞏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

合淇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河之道凡再變（禹貢錐指）

溢為滎（禹貢）

滎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南（孔氏疏　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澤在其縣南其故城在今縣北五里）

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其自中而滿

故不如菏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溢出於河南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兖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兖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閒曰兖州之稱使其下流至兖者非沇濟自來之濟則歷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水名兖疆域三也要之大河之逕其初與濟伏地之泉雨不相礙自濟源至温入河

者固並河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湧溢於滎再出於菏者脈絡未嘗不與沇相通王天與尚書纂傳

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湍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吳澄書纂言

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於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皋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

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為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别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

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為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清自潁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曽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二水劃然王充論衡曰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

言聖人惑焉其是之謂矣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為俗語所惑者也東坡謂禹以味別知滎之為濟說本許敬宗亦非蔡傳云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

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於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有目者所共見若河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影響之談殆難據信矣　泰澤之水有上源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為潛行地下耳滎澤則異於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為源故吳幼清云無來處也東阿之井沇存中以

為濟水澤雖大其亦此類與沈存中夢溪筆談云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下皆是流水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其性趨下清而且重用攪濁水則清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禹時之滎澤渟而不流後人遵為滎川此說創自曾彦和而余深信其然者蓋使滎澤陶丘之間禹時果一水相通則滎瀆距河陸路無幾貢道之浮濟者必書曰逾于河矣而經不然則以陶丘滎澤相去可五百里陸路艱難故必由漯以達河耳自說者謂河濟本相通陶丘之濟亦非復出舟航可以

直達而漯遂獨為兖州北境之所浮於青徐揚無涉
矣以此言貢道頗覺直捷而不知其有礙於導沇之
經者大也程泰之云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
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為通耳此窮經之要訣學者
所當知也
詩百詩曰爾雅正絶流曰亂邢昺疏云正直也孫炎
所謂横渡是也以濟水截河南過為滎故以絶字解
滎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荅在高宗曰

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流屢絶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注腳矣百詩此解不減徐楚金繫傳然濟絶河為滎自是漢儒訓詁禹之所以名水恐未必爾也禹貢錐指

濟水當鞏縣北入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水經成皋即春秋之虎牢漢置縣屬河南郡今為汜水縣滎陽本韓滎陽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滎澤河陰二縣皆其地此二句猶合河濟而言之即孔傳所言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

滎澤者也自此已下專言濟水

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陽北水經

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世王景所修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漢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水南帶三山一作三皇山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酈注

北礫磎蓋在河南濟北其水西注于河者石門即賈讓所謂滎陽漕渠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至是始壘石為之

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水經

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絶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酈注

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水經

楚項羽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為高祖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爾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

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酈注　廣武城在三室山上亦謂之廣武山在今滎澤縣西二十里接河陰縣界劉昭云山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

又東逕敖山北水經

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于其中故亦曰敖倉城酈注　敖山在今河陰縣西北二十里括地志云敖倉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按今縣在隋縣南五里則敖城東南去今縣當二十里也

又東合滎瀆水經

瀆水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書作滎波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詔書許誨立功府鄉規基經始詔滎疑作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

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慼昔崇鮌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於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

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没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於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誨字孟堅河内太守守城向豺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酈注瀆本作澤誤王海引此作滎瀆與酈注合今從之按蘇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即此處也首受河水以上承河陰石門水而言然昔人尊澤水以為川

從北門而出故謂之滎口石門河陰石門漢建寧四年立在敖城西北滎口石門漢陽嘉三年立在敖山東時地各別近志混而為一大謬兩石門相去數十里滎瀆前已有之滎陽下引河其所溝通者裁數十里為功亦甚易也

又東逕滎陽縣北水經

澤縣南十七里今滎澤縣北五里有滎澤故城明洪武八年為河水所圮移今治是滎陽故城東北去今治止十二里宋白續通典云滎陽故城在滎

又東句南礫磎水注之水經

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東北流歴敖山南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於濟

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谿矣酈注經所謂礫谿可知上有北礫谿故此為南礫谿

又東索水注之水經

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與出河之

濟濟水伏流自河而出故謂之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又南會于滎澤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縠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濟水又東南逕䔥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䔥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䔥城濟水又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淮山世謂之京水又東北與靖水枝津

合二水之合為黄泉北流注于濟水酈注京縣今為滎陽縣嵩渚山在滎陽縣東南二十五里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七里衡雍城在原武縣西北五里濟水又東分為二水其枝瀆曰北濟詳見後

又東過陽武縣北水經

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酈注

又東北逕陽武縣故城南又東逕封丘縣南水經

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左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黄縣之故城北酈注今祥符縣西北有浚儀故城即大梁城也倉垣城在今陳留縣西一名石倉城小

黄縣故城在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水經

陽武縣之户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是後置東昏縣也酈注　今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有東昏縣故城

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水經

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名酈注　今蘭陽縣東五十里有濟陽縣故城

又東過寃朐縣南水經　今曹州西南有寃朐故城至此謂之南濟寔濟水之經流也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溫溫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臯也蓋鞏有洛成臯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滎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臯汜水之下已有濟派名為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考之此處正屬成臯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敘明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陽地則古滎所

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是計考其入自北而溢于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揆之古義水北為陽者既已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順桑鄽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臯濟派之誤爾滎陽有新故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

為水陽此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道無陂澤蓋創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為鑿隧受河之則故水不綦而無所齧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灉河河盈而水溢通在滎地怒濤注射為此大澤故其幅負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已也此其滎溢為澤之因也憑此而

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為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鄭城為名者其東西盖四十里而南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覵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者固為大澤而釐城黄水之間其謂為鄭城陂者亦滎澤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為滎波既瀦者乎古迹悉無其傳茍有記焉其方鄉地望千百世可知也程大昌禹貢山川地

理圖說　程氏此辨最有考據其删潤水經注自謂隱括條理然滄桑變易總非目擊有難以臆度其是非者姑載其說以備考曰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東會於滎澤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滎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禹時濟溢為滎水所注射瀦為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為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因其地而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滎澤中已有此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溢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絶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為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濟瀆出垂隴城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縠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濟又有

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者也瀆濟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隱曰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隄矣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清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於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係長城東西流浪蕩渠出焉

滎澤至周時已導為川與陶丘復出之濟相接然河

濟猶未通波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淮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鴻溝首受河處一名蒗蕩渠水經河水合汜水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亦名汴渠後漢明帝紀修汴渠注云即蒗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是也又名通濟渠元和志汴渠在河陰縣南二百步亦名蒗蕩渠大業元年更開導名通濟渠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也河陰縣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漢滎陽縣地隋為汜水滎澤二縣地唐開元中析置河陰縣水經直謂之濟水漢志滎陽縣有蒗蕩渠首受泲水經本此泲即京相璠所謂出河之濟也自滎口石門至冤朐縣南皆

禹後代人所導職方豫州之川水經謂之滎瀆而河濟合焉者也過此則為陶丘復出之濟矣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縣界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水所亂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矣 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

滎陽故城漢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相通而志家不詳予按水經注黄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為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為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為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作瀆也　河與滎

瀆相亂其來已久而滎澤在西漢時依然無恙故班固云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謂滎澤也至東漢乃塞為平地不知何故酈道元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澤開蒗蕩渠以通淮泗夫滎澤何以謂之淫水經曰滎波既豬禹方陂之以蓄其水何以塞之誕妄不足深辯或云王莽時濟竭而不復出故滎澤遂塞斯言亦大可疑按司馬彪郡國志河内温下云濟水出王莽時大

旱遂枯絶河南滎陽下云有鴻溝水而不言滎澤豈以其時巳塞為平地乎濟枯之語繫之温縣葢専謂北源故酈注于温縣濟水故瀆下言之然北源東漢復出水經歴歴可考彪何以直言枯絶而滎澤無文則又似専指南源此後人所以移其說於滎陽也程大昌云世惡莽居下流故河徙濟枯皆歸於莽余謂河徙事見王莽傳無可疑者濟枯亦理之所有但濟水因旱而枯旱止則當復舊夏季伊洛竭商季河竭

周幽王時三川竭諸水不聞自此遂絶也濟何獨一枯而不復出且南北二源同此一濟北源復出南源何以終絶殊不可曉積思久之竟不知滎澤之塞為何故頃讀後漢書而得之王景傳云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侵毀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亦言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當時汴濟之區河災之羨溢為害如此濟渠即滎瀆南去滎澤不過二十餘里則固在所漂數十縣之中者也河水氾濫必至其處歷六十年而後已填淤之久空竇盡窒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於此豈因旱乾而遂塞哉余闕曰河天下之濁水也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決河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穹居大木盡没地中漫不見蹤跡然則河侵滎澤去後安得

不塞為平地鉅野縣志云元末河決入鉅野及徙後澤遂涸為平陸其明徵也彪得之傳聞不暇深考故言之不詳世遂附會以為滎澤湮塞之故殊非事實余不可以無辯　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人目眩心揺今綜其大畧以蒗蕩渠為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歴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為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

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蒗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蒗蕩渠其東導者為汳水漢志作卞水說文作汳後人惡反字因改為汴酈云濟水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至蒙縣為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蒗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為鴻溝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指是以為東西之别故蘇秦說魏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為百尺

溝注於潁水漢汝南郡有新陽縣當在今陳州界此即班固所謂狼蕩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義城今懷遠謂之沙汭左傳昭二十七年楚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即此也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渦與過同睢水自陳留縣首受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下相今宿遷渦水自扶溝縣首受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即石門水故言鴻溝者則指此為鴻溝言蒗蕩

渠者指此爲蒗蕩言汴水者指此爲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禹貢錐指

行水金鑑卷八十一